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沈从文散文选集



I 266
46

81218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沈从文散文选集

周文彬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沈从文散文选集

周文彬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2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7 1/4 插页2 字数148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 7-5306-0654-9/I·572

定价：4.0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周文彬 (1)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19)
遥夜	
——一及二·····	(23)
公寓中·····	(28)
到北海去·····	(37)
月下·····	(42)
市集·····	(46)
水车·····	(52)
小草与浮萍·····	(57)
生之记录·····	(63)
Láomei, zuohen! ·····	(76)
鸭窠围的夜·····	(83)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91)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103)
老伴·····	(117)

滕回生堂今昔·····	(125)
桃源与沅州·····	(133)
箱子岩·····	(141)
常德的船·····	(148)
沅陵的人·····	(158)
凤凰·····	(172)
辰溪的煤·····	(189)
云南看云·····	(194)
黑魔·····	(200)
白魔·····	(212)
雪晴·····	(220)

序 言

周文彬

在现代文坛上，自学成才而又勤奋多产的沈从文既以小说著称，又以散文见长。“五四”以后，我国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沈从文就是其中一个。

—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笔名尚有休芸芸、凤哥等。湖南省凤凰县人，1902年生。他的家庭原是当地名流，祖父沈洪富，20岁获满清提督衔，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父亲沈宗嗣，也在军中供职，作过神将，当过上校军医官，后为中医院长。军人世家的期望使沈从文很早进入私塾，然而，他却不能容忍那逼窄的天地，经常逃学，到处与大自然为友，“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权频繁更迭。在战争中，沈家每况愈下，逐渐败落。14岁的沈从文终于离开学校，加入地方土著部队。六年间，他随军移防，辗转流徙，足至黔北、川东、湘西边境各县以及沅水流域一带，有机会深入阅读“人生这本大书”，在接触各种各类

的人中，对湘西社会各个生活层面也有了感性的直观的认识。幼年与大自然的交往和行伍的生活体验，不仅培养了他精细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他对文学感兴趣也是在军队期间。一位姓文的秘书、一部《辞源》、一份《申报》、一大批碑帖、字画与古书，使他学到不少知识，明白好些道理。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湘西时，沈从文经一位从长沙来的印刷工人指点，开始接触白话文，并通过阅读《创造周报》、《新潮》、《改造》等书刊，了解另一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新文学扇起他“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他说“为了读这些新书，知识与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① 在新文学的影响下，他怀疑往昔生活，倾心于湘西以外的新地方，神往于更宽广的新世界。而促使他下决心改变生活的直接原因，是一位好友在洄流中的沉没。

1922年，年仅20岁的沈从文抛开在湘西军队中很有希望的前程，结束了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告别了熟悉的边城，来到人地生疏的北平，开始进入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从苗区荒僻小县到繁华的大都会，跨越的岂止是六千里的路程，简直“就是跨过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时代。”^②

到北平后，他报考大学遭到失败，又不愿做仰人鼻息的小职员，于是在失业、贫困和世人的白眼中，一面到

① 《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② 金介甫：《沈从文论》，《钟山》1980年第4期。

北大旁听、到京师图书馆自学，一面在公寓“窄而霉小斋”中开始伏案写作，以每千字五毛左右的最低市价卖文维生。然而，创作对于一个小学尚未毕业、标点符号的使用还不熟习的人来说，谈何容易啊！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他的投稿均如泥牛入海，甚至还遭到某编辑的当众嘲笑。可是，他仍旧“简单愚直”“坚忍不拔”，在孤独寂寞中埋头写作。

当时，他之所以能写作不辍，一方面是来自家乡那份生活教育，那种倔强；一方面是为现实生活所逼，不得不煮字疗饥。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为司马迁、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和契诃夫、莫泊桑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的成就所鼓舞，“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①一是正当他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时，获得了郁达夫、徐志摩以及胡也频、丁玲等人的帮助。郁达夫的关怀，使衣单腹空、处境凄凉的沈从文感到人间的温暖，直到晚年，仍铭感于心。徐志摩的提携，不仅帮他解除投稿无门之困，而且使他受到鼓舞。胡也频、丁玲等熟悉朋友的友谊，使他获得了自信。沈从文说：“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此后，沈从文的作品越来越频繁见诸《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刊物上。

1926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前者出至4期，后者出至8期，终因资金不足停刊。尔后，他改执教鞭，曾先后在上海中

①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1933年9月，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由于他和同人的勤奋努力，报业日趋兴旺，成为北方作家群的主要文学阵地。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南下武汉、长沙，再继续西行，经贵州入滇去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因出书困难，较少写作，但他并不搁笔。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与此同时，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

解放战争期间，沈从文觉得自己的思想、生活以及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

解放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虔敬尽职，长年累月在千万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来转去，孜孜不倦地专注于古代文物研究，除极少数诗和散文以外，基本上中断创作，他慢慢地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78年，他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应邀访美，受到美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1988年5月10日病逝。

二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始于二十年代中期，几乎与小说创作同时起步。此后，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臻至成熟。不少风格特异的散文佳作，曾使许多青年读者倾倒。解放后虽致力于文史研究，仍偶有散篇问世。因此，从创作延续的时间来看，散文要比小说更为久远。若从整体俯视及

按其发展脉络探寻，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924年底至1927年为早期。这是学习用笔时期。他尝试用多种文体创作，既有小说、散文，又有诗歌、戏剧。就散文来说，目前能见到的就有20多篇，其中，《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最早的篇章了。192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鸭子》，收入的散文共有7篇。

早期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感伤的笔调，叙写到北平后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描写客寓中不幸的自我和人生旅途的艰辛。这类带“自叙传”性质的散文，显然是受郁达夫的影响，连日记体裁与书信形式，也是郁达夫、周作人所喜欢运用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以“撕信”表达愤怒。然而，激愤的感情在早期散文中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寂寞、苦闷和忧伤，《公寓中》就写了穷的窘境和性的苦闷。在大都市中，他这个“乡下人”自觉平凡和卑微，甚至把自己喻为一粒灰尘。在困顿中，他常寄希望于梦境，在《遥夜——一及二》、《Laomei, zuohen!》等篇章中，一盆暖烘烘的炉火，一顿可以填饱肚子的饭菜，一个美貌、温柔的女子，都在幻现。这些散文是他初到北平的生活实录，它诉说了“在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的被凌虐者，渴望温饱、憧憬爱情的愿望。即使写对女性的欲求，甚至翻爱为仇，也是这位年青人坦率的内心独白。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想刻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的痕迹到纸上。”

另一类，是对故乡生活的回忆。在叙写和忆念中，表现强烈的怀乡思亲感情，是这类散文的基本特征。其起因

应归于鲁迅小说的影响。沈从文说，当时“由鲁迅先生开始的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①于是，他一开始写作，取材就侧重于写家乡，《市集》、《生之记录》都是代表。前者，通过对一个喧闹圩场的素描，绘制了一幅生趣盎然的湘西农村生活画；后者，在苦闷和泪水中回忆儿时往事，用短笛吹奏出一支悲酸的思乡曲。前者喜悦，后者感伤；前者写得集中，后者比较分散。在作品中，沈从文往往把家乡与北平作对比：家乡的鸡鸣、划龙舟是那样的有趣，“童心的欢悦，连梦也是甜蜜而舒适；”而北平连端午节的雨也下得异常“寂寞而无聊”。由于环境的不同，心境的差异，在相互参照、相互对比中，更加重孤寂中思乡感情的份量。

这一时期，沈从文对比喻、拟人，联想和心理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法，都进行了尝试。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中，他把“我”喻为“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把生活喻为“弃我而去的女人”。在《水车》、《小草与浮萍》等篇章中，他把水车、煤车、小草、浮萍、海棠、玫瑰、黄莺、蟋蟀等，都赋予人的思想感情。在《游二闸》中，对那些钻到水瀑下面摸铜子的小孩回家后的情景，进行各种各样的联想。此外，他还尝试抒情手法，使某些篇章近似散文诗。

从上述可见，早期的散文是他学步的印记，然而，今后的创作倾向已见端倪；整体格局也呈萌芽状态。这个时

^①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期，作者毕竟还很年轻，虽然接触到严酷的现实，但缺乏对生活、对人的更深思考和感悟，因此，作品的思想内容还没有一定的厚度。“廉纤”、“不措意”等生硬、做作的词语，不顺畅的句子，都显示了学步者的稚嫩。1981年，他在《沈从文散文选·题记》中写道：“前一段的写作，只当一般‘习作’看待，在数量上虽不少，却在被别人否定之前，自己早已否定了。”

1931年至1938年为中期。这是散文创作的成熟期。在这以前的几年时间，沈从文都在大学里讲授现代文学及写作课，在教学中他不断总结研究，使创作理论得到了提高。这一阶段，他的生活也比较安定，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润色作品。此外，经过前段不断探索，反复实践，艺术技巧的运用也比较纯熟。因此，他的散文作品已脱离幼稚，并向成熟过渡。1928年到1929年间，上海几乎所有的书店都出版他的集子，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发表他的作品。不过，这段时间沈从文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及文学评论。1931年8、9月间，他写了《记胡也频》，用来纪念同年惨遭杀害的这位文学好友。这部传记文学的写作及出版，标志了沈从文散文创作成熟期的开始。

这一阶段，沈从文精力异常旺盛，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与早期相比，其散文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从文自传》完成于1931年夏秋之间，这部自述生平的传记，感情真挚、细腻动人，获得读者“意外好评”。当《记丁玲》在天津《国闻周报》连载时，不少读者焦急地等待每一周报纸的到来。更引人注目的是《湘行散记》与《湘西》的发表和出版。

30年代，沈从文有机会两次回到湘西，在这片熟悉和热爱的土地上，他接触了不少的人和事，并比较深刻地认识家乡的变化和存在问题，感到“还有些责任待尽”。《湘行散记》是他1933年冬天还乡时与家人的一堆通信。回到北平后，他一面续写《边城》，一面整理这些信件，最后贯串成一个整体。在这部作品中，他原想把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被压扁和扭曲的性格灵魂，加以解剖与描绘，却因为当时各种忌讳，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湘西》写于1937年冬，抗战爆发已到第三个年头，湘西也有了許多变迁。沈从文意识到家乡人对抗战的重大责任，又痛感外人对湘西地区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于是写了这一组散文，希望“辟谬理惑”，“为地方、为国家作点事”。在内容上，两部作品皆通过叙述地方人事景物的表层，接触到比他许多短篇小说所涉及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它们的发表，显示了成熟期令人瞩目的实绩，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成熟期的散文承接了早期的两大题材，又有所发展。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都市生活题材，数量有所减少，对“我”的叙写也较前减弱。《记胡也频》一文具体而又详细地记载胡也频的文学活动、个人生活以及“感情的散步”，对其性格灵魂也作了若干勾画，而“我”只是一个参与者、观察者，一个把读者带到人物身边的引路人。而描写故乡生活的题材，数量却明显增加，而且“我”这个抒情主人公占有很大比重。《从文自传》当然是写自我，前一部分写“我”的顽童生活，后一部分写“我”在行伍中离奇不经的见闻和经历。《湘行散记》的叙述描写、议

论抒情，也都是由“我”发出的。

从散文类别来看，这一时期集中在传记文学及文学游记两大类。前者是“自叙传”的衍变，后者是乡土散文的延伸。无论哪一类，作者对艺术技巧的掌握和运用都较前熟练。在传记文学中，作者恪守真实性的原则，并在纪实的前提下注重文学性，如《一个老战兵》中对滕师傅的翻筋斗、爬树、拿顶、泅水、摸鱼、医术等技艺，以及他特殊的带兵方法，就描述得活灵活现。在文学游记中，作者融合了山水记、风物记、通讯特写以及小说的技法为一体，以娴熟的笔墨记述回湘西旅途的见闻感受。如《桃源与沅州》对舵手的描写：

一只桃源小划子上只能装载一二客人。照例要个舵手，管理后梢，调动船只左右。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容中的微风。放缆拉船，量渡河面宽窄与河流水势，伸缩竹缆。

以短峭简练的句子稍作勾勒，就把舵手的全部技能展现出来。是小说，是特写，又是游记。

总之，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在认识社会、探讨人生方面比早期进了一步，因此作品有内涵，有深度。篇幅已由短变长，文笔“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①在艺术手法上，他吸取了报刊新闻特写的优点，特别是受到那种不拘一格的表现方式和处理问题技巧的启迪，容许自己的一支笔作多方面的“探险”。可以说，在不拘常规的叙写中沈从文对艺术技巧的运用已达到

① 《从文自传》附记。

驾轻就熟的地步了。

1940年至1948年为后期，这是散文创作发展变化时期。抗战期间，沈从文辗转流迁到昆明，寓居在乡下，常常独自在天光云影、草木枯荣中温习人事，思索人生，并在散文作品中录下自己的心灵历程。因此，杂文式的随感录已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云南看云》、《黑魇》、《白魇》、《绿魇》、《在昆明的时候》都属此类。这些作品往往在琐记式或漫忆式中，借景抒情、寓理言志，把抽象的、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加以具体化、形象化，从而显示出题材的潜在意义。例如，用颜色来表示特定地域、特殊环境中的特别涵义。“绿”，是“生命的本体”，正如田野的新绿和树木的浓绿。绿色象征人生，“一切生命无不出自绿色，无不取给于绿色，最终亦无不被绿色所困惑。”这就是“绿魇”。“黑”，是消失，是死亡。正如昆明市遭空袭，大片建筑物顷刻间被夷为灰烬。“黑”也是堕落，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可以发现堕落的真正含义；从书本中，可以看出堕落的因子；从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看到堕落传染浸润的现象，这就是“黑魇”。

“白”也是死亡。正如大地上那一片泛白的枯草。正如在空袭中，当银白色的敌机掠过上空时，阳光消失了，田圃里的油菜也暂时失去原有的嫩绿。这就是“白魇”。在这些联想、引申和发挥中，有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内心观照。由此可见，用今日哲理性的思考代替往昔客观的叙述描写，正是这一时期散文创作带普遍性的特点。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从昆明乡下返回北平。不久，写了《一个传奇的本事》。这是一篇回忆录，以介绍黄永玉

木刻为起笔，着重于对地方史及家事的忆述。在叙述方法和处理事件方面，它不同于《湘行散记》和《湘西》。可是，对家乡“黍离之思”，面对家乡现实而产生的“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以及一再提出的“寄希望于未来”的愿望，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一时期，属于记实性回忆录的还有《劫后残稿》三篇，它们分别是《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记的是1920年冬天沈从文回凤凰县时亲眼所见的一个悲剧。这些“残稿”虽不完全，若前后衔接，仍可独立成篇。它真实地记述当地的械斗，二、三十人死亡，以及仇怨延续了两代的经过。其中，写一个青年寡妇拒绝族长的调戏，后被活活沉潭的故事，读来令人酸鼻。这些“残稿”在内容上为过去散文所没有，在艺术上把散文与小说如此完美的结合起来，也为过去散文所罕见。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都发生较大的变化，除《劫后残稿》以外，多数散文的向外写物已被向内写心所代替，“表面看来，只像‘借题发挥’一种杂乱无章的零星回忆”，“整幅看来，不免有点令人眼目迷乱，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题寓意何在”，而实际上，在纷乱的情感中抒发对人事的感慨，在意识的流动中进行哲理的思辩，这才是其主要特色。

解放后至病逝前为第四个时期，是散文创作的尾声。作品不仅数量极少，而且质量也不及从前。《新湘行记》是一篇通讯，作者以张八寨的渡口为视点，通过对摆渡少女的描述，写出湘西人事的某些变化。内容上，与以前的《边城》、《湘行散记》等相连，运笔和抒情虽稍逊于